

北斗译丛



罗 素 著
杨 洋 译

我的哲学的发展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北斗译丛



罗 素 著
杨 洋 译

我的哲学的发展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哲学的发展 / (英) 罗素 (Russell, B.) 著; 杨洋
译.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11

(北斗译丛)

ISBN 978-7-5399-3935-3

I. ①我… II. ①罗…②杨… III. ①罗素, B. (1872~1970)
—哲学思想 IV. ①B561.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58475 号

书 名 我的哲学的发展

著 者 (英) 罗素 (Russell, B.)

译 者 杨 洋

责任编辑 钱新艳

责任校对 孙 慧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652×960 毫米 1/16

字 数 190 千

印 张 12.5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3935-3

定 价 22.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歌罗西书：Ⅱ. 8

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藉着哲学和骗人的空谈，把你们掳去。

提多书：Ⅰ. 12—13

有克里特人中的一个本地先知说：“克里特人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馋又懒。”这个见证是真的。

序 言

艾伦·伍德(Alan Wood)先生曾因《热切的怀疑论者》(*The Passionate Skeptic*)一书当之无愧地赢得了广泛赞誉,他本打算撰文对我的哲学观念进行专门论述。但在他过世时,这个工作只完成了一小部分,其中包含一篇导言。读过这篇导言的人认为它很有价值,值得出版,因此本书将它附在了最后。假如能早一点得到这篇导言,我就会把它放在本书的最前面,但是当时已经太晚,不可能再这样做。我建议读者先阅读伍德先生的这篇文章,因为很多容易误会的地方在这篇文章中阐述得十分清楚。伍德先生未能完成这部作品,实为一大憾事。

伯特兰·罗素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章 概要	(1)
第二章 我现在的世界观	(4)
第三章 最初的尝试	(12)
第四章 唯心主义之旅	(20)
第五章 叛入多元论	(33)
第六章 数学中的逻辑技术	(42)
第七章 数学原理:哲学方面	(48)
第八章 数学原理:数学方面	(56)
第九章 外在世界	(67)
第十章 维特根斯坦的影响	(72)
第十一章 认识论	(84)
第十二章 意识和体验	(89)
第十三章 语言	(97)
第十四章 共相、殊相和名称	(105)
第十五章 “真理”的定义	(119)
第十六章 非论证性的推理	(131)
第十七章 放弃毕达哥拉斯	(144)
第十八章 对一些批评的回应	(149)
罗素哲学发展之研究	(178)

第一章 概 要

根据我所关注的问题,以及对我产生了影响的人物,“我的哲学的发展”可以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唯一贯穿始终的,就是我急于发现我们到底知道多少东西,我们对它们的了解又有几成把握。在我的哲学历程中,存在一个主要的分界岭,在 1899 到 1990 年间,我采纳了逻辑原子主义哲学(logical atomism)以及数理逻辑(mathematical logic)中的皮亚诺技术。这次天翻地覆的改变,令我之后的研究,除了像纯数学这样的方面之外,几乎与之前毫无关联。这两年之间的变化是革命性的,之后的变化则是改良性的。

我对哲学的最初兴趣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我非常想知道,哲学是否支持任何宗教信仰,即便这种支持非常含糊不清;另一方面,我想让自己相信,有些东西是可以被了解的,就算在别的领域里不行,至少在纯数学中是可以的。在青春期期间,我曾孤独地思考过这两个问题,未曾借助书籍的帮助。结果在宗教方面,我先是不相信自由意志了,然后又不再相信永生了,最后终于不相信上帝了。而在数学基础方面,我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尽管我非常偏爱经验主义,但却不相信“二加二等于四”是经验的归纳概括。除了这个毫无益处的结论之外,我仍然对所有东西心存怀疑。

剑桥大学灌输给我的是康德和黑格尔哲学,但是乔治·爱德华·摩尔(G. E. Moore)和我后来都抛弃了这两种哲学。虽然我和摩尔都是叛离者,但我们各自强调的重点却大不相同。最初吸引摩尔的,是事实脱离于知识的独立性,以及否定康德那一套塑造体验而非外部世界的先验直觉和范畴。在这个方面,我非常赞同他,但是我比他更加关心一些纯逻辑方面的东西。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我称之为“外在关系学说”,它在我后来的哲学研究中占有首要地位。一元论者认为,两项之

间的关系由两项各自的性质,以及两项所构成的整体的性质构成,甚至严格说来就是整体的性质;而我认为这种观点无法用数学解释。我的结论是,关联性并不意味着相关项中存在着相应的复杂性,并且一般而言,关联性也不会等于这些项构成的整体的任何性质。我在《论莱布尼茨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Leibniz*)一书中提出这个观点后不久,就接触到皮亚诺(Peano)在数理逻辑方面的研究,这让我有了新的数学技术和数理哲学。黑格尔和他的信徒们惯于“证明”时间、空间、事物,以及常人所相信的一切东西的不可能性,我认为他们的这些论辩都不能成立,而且我还走向了与其相反的极端,认为凡不能被证伪的东西都为真,例如点、瞬、粒子和柏拉图的共相。

但是,我在1910年完成了我想做的纯数学研究之后,就开始考虑研究物理学。主要是在怀特海(Whitehead)的影响下,我进入了这个又可以应用奥卡姆剃刀原理(Occam's razor)的新领域;由于奥卡姆剃刀在算术哲学中的妙用,我早就成了它的拥趸。怀特海告诉我说,人们无需假设点、瞬是世界的构成要素,就可以研究物理学。他认为物质世界可以由事件构成,每个事件占据有限的时空,在这方面我同意他的看法。凡是在运用奥卡姆剃刀的时候,我们都不必去否定我们不需用到的存在体的存在,也无需去查明它们是否存在。无论在解释哪个门类的知识时,都需要进行一些假定,而这样做有助于减少假定。在物质世界中,要证明点、瞬不存在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可以证明,物理学没有任何理由来假定点、瞬的存在。

与此同时,即从1910年到1914年,我对物质世界是什么、我们如何认识它很感兴趣。自那时以来,我就开始断断续续地思考感知与物理学之间的关系。我在哲学观念上的最后一次重大变化正和这一问题有关。我原本以为感知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两项关系,因为这比较容易解释为何感知会带来主体以外的知识。然而在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影响下,我认识到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或者至少是过于简单化了。在我看来,至少感觉,即使是视觉和听觉,在本质上也不是关系性的事件。当然我不是说,当我看到某个东西时,我和我看到东西没有关系,我的意思是,这种关系比我原以为的更加间接得多;而且,我在看到东西时发生的内在反应,仅仅就其逻辑结构而言,就算我没有看到任何外界东西,也是有可能发生的。我的看法转变了,这让体验与外

部世界的连结问题的难度也大大增加了。

大约在同一时间,即大约 1917 年期间,我还对语言和事实之间的关系问题产生了兴趣。这个问题分两个部分:第一个和词汇有关,第二个则涉及句法。在我开始感兴趣之前,已经有无数人士探讨了这个问题。韦尔比夫人(Lady Welby)关于这个主题写了一本书,席勒(F. C. S. Schiller)也一直强调其重要性。但是我之前一直认为语言是透明的,也就是说,人们并不需要耗用注意力就可以使用语言这种媒介物。在句法上,数理逻辑中产生的矛盾让我不得不接受这个看法的不足。至于词汇,当我研究在哪种程度上可以用行为主义来解释时,才遇到了语言问题。基于这两个原因,我比以往更加重视认识论的语言方面。但我从未赞同过把语言当做自主范围的看法。语言的本质是它的意义,意义令它与本身之外的东西相连,而这种东西一般而言是非语言的。

我最近的工作涉及非证明推理的问题,经验主义者曾认为是归纳法让这种推理成立。不幸的是,事实证明,如果不顾及常识地通过简单枚举进行归纳,其结果往往是谬误而非真理。而如果一个原理需要在常识的帮助下才能可靠地使用,它是不会令逻辑学家感到满意的。因此,如果我们想从大体上接受科学以及那些不可驳斥的常识,我们就必须在归纳之外另寻原则。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而我获得的成果仅仅是指出了一些道路,人们也许可以沿着这些道路找到解决办法。

自从我放弃了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之后,我一直试图通过分析来寻找哲学问题的解决办法;尽管现代的一些趋势与此相反,而我仍然坚定地相信,只有通过分析,才有可能取得进步。举一个重要的例子来说,我发现,通过分析物理学和感知,完全可以解决心智与物质的关系问题。的确,我所认同的解决方案现在还没有被大家接受,但是我相信并希望,这只是因为大家还没有理解我的想法而已。

第二章 我现在的世界观

我逐步形成了今天的这个世界观,但它往往为世人所误解,因此我将尽可能地讲述得清楚简单一些。现在我只是尽量做叙述,而不是给出其成因。但是我可以像这样说:它来自于四个不同的学科,是物理学、生理学、心理学和数理逻辑的综合。数理逻辑被用来从一些元素中创造出具有指定属性的结构,这些元素的数学光滑性通常远远低于所创造出来的结构。自康德以来,哲学家们往往从“我们怎么知道”开始,然后才讨论“我们知道什么”,我把这个过程扭转了过来。我认为这个过程是错误的,因为了解“我们怎么知道”只是了解“我们知道什么”中的一小部分。而且这个过程还有一个弊病,它倾向于赋予“知道”一种无限大的重要性,这种过当的重要性会让哲学学习者们认为,心智是至高无上的,凌驾于非心智的宇宙之上,他们甚至会认为,非心智的宇宙只是心智在没有进行哲学思考的时候所做的一场恶梦而已。这种观点完全背离了我对宇宙的看法。我无条件接受的世界观,是源自于天文学和地质学,也源自于星云和恒星的宏大演变过程;天文学和地质学中几乎没有心智的证据,而心智也并未对星云和恒星的演变规律起到任何作用。

如果接受了这个初始偏置,那么很显然,要理解宇宙史中的重大进程,我们必须首先研究理论物理学。可惜的是,理论物理学表达事物再也不像 17 世纪时那样清楚明确了。牛顿运用的四个基本概念:空间、时间、物质和力,现在都已经被现代物理学家扫地出门了。在牛顿看来,空间和时间是坚实可靠而独立的,现在它们却被“时空”这个概念所取代,时空不具有实体性,只是一种关系系统。物质则被一系列事件所取代。牛顿的概念中最先被抛弃的是力,它被能量所取代;而能量也沦为苍白的幽灵,与物质概念所残存的类似。物理学家将“原因”称为力

的哲学形式,现在它也已经衰落。虽不能说“原因”已经彻底死亡,但它已不像早期那么富有活力。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现代物理学的内容有些令人困惑。不过我们一定要相信它,否则后果十分严重。如果有任何群体拒绝承认现代物理学理论,其敌对政府雇用的物理学家可以轻而易举地毁灭这个团体。因此,现代物理学家掌握的威力远远超过了宗教裁判所在其鼎盛时期拥有的权柄,我们理应敬畏他们的说法。虽然物理学的发展中还会出现变化,但目前的理论比任何敌对性的学说都可能更加接近真理,我个人对此深信不疑。在任何时候,科学都不会是完全正确的,但也很少是彻底错误的,一般而言,与非科学相比,科学正确的可能性更大,因此假设它正确并相信它,是一种理性的态度。

人们并不总是了解,理论物理学给出的信息会有多抽象。这门学科提供一些基本方程式,使之能够处理事件的逻辑结构,而完全无需知道具有这种结构的事件的内在性质。只有在事件发生在我们身上时,我们才知道它的内在性质。至于发生在别处的事件,理论物理学并未提供任何东西以帮助 we 了解它们的内在性质。它们有可能跟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件一模一样,也可能有天壤之别。物理学提供给我们的只是一些方程式,它们描述变化的抽象属性。至于究竟是什么在发生变化,由何变化而来,变为了何物,物理学并没有给出答案。

下一步则接近于感知,但没有超出物理学领域。假设用底片拍摄一块夜空,拍下星星的照片;在底片和大气条件都类似的条件下,同一块夜空拍下的不同的照片将非常相似。因此一定存在某种“影响”(我用了我能想到的最含糊不清的字眼),来自于不同的星体,达到了不同的底片。物理学家曾经认为这种影响由波构成,现在则认为是名为光子的能量小束构成。他们知道光子的速度,也知道有时光子会怎样偏离直线路径。当光子碰到一张底片时,它就转变成一种不同的能量。由于每个单独的星体都可以出现在照片中,而且在晴朗的夜晚从任何开阔的地方都可以拍下它来,所以在每一个可以拍下它的地方都必然有什么事情发生了,而且这个事情跟它还有特别的关联。因而,在夜晚,凡空气所到之地,有多少可以拍下的星体,就有多少独立的事件发生,而且每一事件都必定有其各自的历史,将它与它所发端的星体联系起来。所有这些,都来源于对拍摄同一块夜空的底片的思考。

让我们再看看另一个例子。假设有一个富有的愤世嫉俗者,不愿去剧院与俗人为伍,他决定上演一出戏,不是在观看者面前,而是在一些摄影机之前。假设这些摄影机的性能都同样卓越,可以拍摄下极为相似的胶片,仅仅是由于角度和离舞台的距离不同才会产生不同。那么,如前例中的底片一样,在每台摄影机里,每一时刻都有复杂的事件在发生,而且这些事件和舞台上发生的事件密切相关。而且如前例一样,这也需要有来源不同的、可分离的“影响”。如果在某一特定时刻,一个演员高吼:“受死吧,恶棍!”而另一个惊叫:“救命啊!有人行凶!”那么两者都会被录制下来,而每台摄影机里都必定会发生和这两者有关的事情。

再举一个例子:假设一个演讲被一些留声机同时录制下来,留声机的唱片跟原先的演讲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然而,在采取了适当的措施后,唱片可以被用来重现原始演讲。因此唱片必定在某些方面与演讲有共同之处。但这个共同之处只能用有关结构的、相当抽象的语言来表现。要说明这个过程,广播是一个更好的例子。从表面上看,一个演说者和一个电台听众,两人之间的介入物完全不是演说者所说的内容,当然也不是电台听众所听到的内容。在这里,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一个因果链,它的开端和末端十分相似,但中间部分,就其内在性质而言,似乎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本例与留声机唱片的例子类似,在整个因果链中,一直保留下来的其实是结构的不变性。

这些不同的过程完全属于物理学范围。我们不认为电影摄像头有心智,即便是它们的制造者很有创造性,让装在剧院正厅后排的摄像头鼓掌时,包厢里的摄像头却发出嘲笑,我们也不应该认为摄像头拥有心智。这些例子是在物理上对感知进行的类比,它们说明,在大部分时间和地方(如果不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如此的话),大量的重叠事件正在发生;在一个给定的地方和时间,因果链条将很多这样的事件联系到初始事件上,而初始事件的遗传特征是多产的,它在大量不同的地方产生了后代,这些后代或多或少地相似于它自身。

这些思考会促使我们构造一幅什么样的宇宙图片呢?我认为,根据分析的程度不同,存在不同的阶段,而在不同的阶段,答案也会不一样。在目前来说,我认为把“事件”作为基本概念很合适。我的看法是,每个事件都占据有限的时空,并与无数的其他事件重叠,而其他事件只

是部分地,而不是完全占据同一时空。想用“点瞬”来做运算的数学家们,可以使用数理逻辑,从重叠事件的集合中构建出它们,但这只是为了他们在技术上的目的,我们可以暂且先忽略不管。在任何狭小的时空区域中发生的事件,并非与在其他地方发生的事件没有任何联系。相反,如果底片可以拍摄某颗特定的星星,这是因为在底片上发生了一个事件,这个事件通过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遗传的东西,与那颗星星有联系。而这张底片,如果已经拍摄过了,它就成为了产生新后代的一个来源。数理物理学只关注事情极为抽象的方面,在数理物理学中,这些不同的进程表现为能量行进的路径。这是因为数理物理学极为抽象,它的世界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大不相同。但是这种不同更多的是表面上,而不是实际上。假设你学习人口统计学,你就会发现,人在这门学科中几乎被剥夺了所有的鲜活特征,成为了人口普查统计中的记录。但是这种情况抽象程度还不算太深,我们要在想象中恢复真实也不算太难。但是在数理物理学中,从抽象回到具体的过程就是相当漫长和艰巨了,而且由于非常倦怠,我们很想在路上休息一下,给一些半抽象的东西赋予它们其实并不拥有的具体的实在性。

可能在分析的下一个阶段中,事件已经不再是最终原材料。但是在目前的讨论中,我不会考虑这一点。

我们已经看到,由于纯粹的物理上的原因,在很多不同的地方和时间的事件,往往可以被归结到具有同一初始来源的不同组中,就像星光从星星四射发散。根据环境的不同,在这些分支的组中,后代具有不同的相似程度。星光从星星行进到我们的大气层,这一过程的构成事件的变化是缓慢和微小的。这就是为什么可以将这些事件看做是光子这个单一存在体的行程,而这个行程可以被看做是持续的。但是,当光线到达我们的大气层,一系列越来越奇怪的事情开始发生了:它可能被雾或云阻止或转化;它可能被水反映或折射;它可能击中底片,成为引起天文学家兴趣的黑点;最后,它可能会击中人的眼睛。当发生这种情况时,结果非常复杂。眼睛和大脑之间发生一系列事件,生理学家研究这些事件,它们与外部世界的光子毫无相似之处,就无线电波与演说家的演讲毫无相似之处一样。生理学家追踪到的神经上的扰动,最后被传送到大脑的适当区域中,于是这个人的大脑看到了星星。人们感到奇怪,因为看到星星这件事和生理学家在视神经中发现的过程如此不同,

然而很明显,如果没有这些过程,人就不会看到星星。因此,心智与物质之间应该是存在着鸿沟,存在着神秘性,而想要揭开这种神秘性多少有些不敬。对我而言,把无线电电磁波转变成声音就是最神秘的事了。我认为,这种神秘性源自于人们对物质世界的错误看法,也源自于人们的摩尼教式的恐惧,即害怕将心的世界降格到他们认为是较低等的物的世界。

迄今为止,我们谈到的世界完全是推断出来的世界。我们感知不到物理学上谈的这种存在体,并且,如果物质世界是这种存在体构成的,那么我们看不见眼睛或视神经,因为,按照物理学家的说法,眼睛或视神经同样也是由这些假设的存在体构成的,理论物理学家试图让我们熟悉这些假设的存在体。但是,既然这些存在体的可信度建立在推理上,我们就只需在必要的程度上定义它们,让它们可以履行推理的目的就足够了。没有必要假定电子、质子、中子、介子、光子等等都具有那种简单的实在性,即经验的直接对象所拥有的那种实在性。它们充其量拥有“伦敦”所拥有的那种实在性。“伦敦”是一个方便用语,但通过使用这个词,可以用它来表达它能够表示的所有事实,如果不使用它,语句就会变得累赘笨拙。然而“伦敦”和“电子”这两者之间,有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我们可以看到伦敦的各个组成部分,而且,它的部分比整体更容易了解。而电子,我们不能感知到它,也不能感知到它的任何组成部分。我们只知道它是为了某种理论目的而假设的存在体。一旦涉及到理论物理,任何满足这些目的的东西都可以被认为是电子。它可能是简单体,也可能是复合体;如果是复合体,它可能是由任何组成部分构成,只要整个结构拥有它所需要的属性。所有这一切不仅适用于无生命的世界,也同样适用于眼睛和其他感官,比如神经和大脑。

但是我们的世界并不完全是推断出来的。我们无需求助于科学界就知道有些事情。如果你感到太热或太冷,你完全可以意识到这个事实,而无需询问物理学家冷热由何构成。当你看到其他人的面孔,你无疑会拥有一种体验,但这种体验中并不包括看到理论物理学家所说的东西。你看别人的眼睛,你相信他们也看到你的眼睛。你自己的眼睛,作为视觉对象而言,属于推断世界的一部分,虽然通过镜子、照片和朋友们的说法,这个推断显得不容置疑。将你自己的眼睛推断为视觉对象,在本质上类似于物理学家推断电子这样的东西;如果你要否定物理

学家的推理是有效的,你就也应该否定你知道自己有可被看见的眼睛;这是荒谬的,就像欧几里得(Euclid)会说的那样。

我们无需推理就知道的一切东西,可以被称为“材料”。材料包括我们观察到的所有视觉、听觉、触觉等感觉。人们在常识上认为,有理由把我们的很多感觉归结于我们自己的身体之外的原因。常识让我们不相信,当我们闭上眼睛或进入睡眠状态时,我们所在的房间就不存在了,也让我们不相信,妻子和孩子是纯粹的想象虚构。在所有这些方面,我们可能都会赞同常识,但是有一个方面常识错了,它假设无生命的对象在本质上相似于它们所引起的感知。相信这一点,就像相信唱片相似于它放出的音乐一样,都是毫无根据的。但是在这里,我并非主要想强调物质世界和材料世界之间的区别,相反,与第一眼看上去所引起的物理学联想相比,它们实际上可能更加相似,我认为说明这种可能性非常重要。

如果把我自己的看法和莱布尼茨(Leibniz)的看法进行比较,可能会说得更加清楚一些。莱布尼茨认为,宇宙由单子构成,每个单子都含有一点儿心智,每个单子都反映了宇宙。这种反映具有不同程度的准确性。最好的单子在对宇宙的反映上混乱最少,最为准确。莱布尼茨被亚里士多德的主项谓项逻辑所误导,认为单子之间没有互动,而且认为预先设定的和谐可以解释单子反映同一宇宙这一事实。他的学说的这一部分,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只有通过外部世界对我们的因果影响,我们才能以我们的方式和限度来反映世界。但是,我比较赞同他的学说的其他方面,其中最重要的之一是空间。对莱布尼茨而言(尽管他从来没有很清楚地表明这一点)有两种空间。在每个单子的个体世界内都有空间,这个空间,是单子可以通过分析和仅仅安排材料而被认识的。但是,也有另一种空间,莱布尼茨告诉我们,每个单子从自己的角度反映世界,不同的角度就像不同的视角,所有角度集合起来,就提供了另外一种空间,不同于每个单子私自世界的空间。在这个公共空间,每个单子都占据一点,或者说一个很小的区域。虽然在其个体世界中,从个体角度来看,个体空间是非常巨大的,但当单子汇聚在一起时,这个巨大的空间就缩小到一个点了,我们可能称每个单子材料世界的空间是“私自”空间,而包含不同单子不同角度的空间是“物理”空间。就单子正确地反映世界而言,私自空间的几何属性与物理空间的几何

属性是类似的。

这个学说几乎不需要什么变化,就可以用来体现我所主张的理论。我的知觉世界中存在着空间,物理学中也存在着空间。我和莱布尼茨都认为,一个人所感知的整个空间,只占物理空间中极小的一个区域。但是我的看法和莱布尼茨的看法之间有一个重要的区别,这个区别和因果关系概念的不同有关,也和相对论所引起的后果有关。我认为,物理世界中的时空秩序与因果关系密切相关,而这又与物理进程的不可逆转性密切相关。在经典物理学中,一切都是可逆转的。如果你让每一块物质都以与之前相同的速度向回移动,宇宙的整个历史将会倒退。而在现代物理学中,从热力学第二定律开始,热力学和其他学科中的这个观点就被抛弃了。放射性原子分裂后,不会再度合并。一般而言,物理世界的过程都有一定的方向,这使得因果之间具有了区别,但在经典动力学中是没有这种区别的。我认为,物理世界的时空秩序涉及这种直接的因果关系。在这个基础上,我认为人们的“思想”存在于他们的大脑中,这个看法让其他哲学家感到震惊。从一颗星星传来的星光穿过了空间,导致视神经末梢的扰动,最后出现在大脑中。我坚持认为,在大脑中发生的事件是视觉感受。事实上我认为,大脑由“思想”组成,这里我说“思想”是指最广泛意义上的思想,就像笛卡尔用这个词时的含义。有些人会回答“胡说!我可以用显微镜看到大脑,我可以看到,它不是由思想组成,而是由物质组成,像桌子和椅子那样实在的物质”,这些人觉得我的观点完全是错误的。你通过显微镜看大脑时看到的東西,是你的私自世界的一部分。它是对你的影响,是从你注视的大脑开始的漫长因果过程对你的影响。你说你注视的大脑,毫无疑问,是物理世界的一部分;但这不是你的经验中的一个材料。你体验的那个大脑是物理大脑的一个远程结果。而且,如果像我所坚持的那样,事件在物理时空中的位置会受到因果关系的影响,那么你的感知对象,是一些事件在眼睛和通往大脑的视神经中发生之后才会存在,因此它也一定也位于你的大脑里。通过引述一篇由哈德森先生(Mr H. Hudson)发表在1956年4月《心智》(*Mind*)杂志上的文章标题,我来说说我的看法如何与大多数哲学家不同。他的文章的标题是《为什么我们不能看到或观察“我们的头脑中”在发生什么》。而我坚持,我们可以看到或观察在我们的头脑中所发生的情况,可是我们不能看到或观察到其他

任何东西。

我们也可以经由另一条道路获得同样的结果。当我们考虑用底片拍摄一处星空时,我们看到,这涉及到发生底片上的一大堆事情:即,至少它可以拍下每个对象都发生的一件事情。我推断,在每一个小的时空区域,都有大量的各式各样的重叠事件,每一个事件都被因果线连接到了一个时间更早(尽管通常来说,只是稍早一点)的起源上。一个敏感的仪器,例如底片,放在任何地方,可以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知觉”不同的对象,因果线从这些对象上发出。如果这个仪器不是一个活的大脑,我们就不使用“感知”这个词,但这是因为,活的大脑中的区域,与发生在这里的事件有某些特别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记忆。在这些特别关系存在的所有地方,就存在着感知者。我们可以把“心智”定义为一些事件的集合,这些事件互相之间通过回忆链前后联系。与我们对世界上任何其他东西的了解相比,我们对一个这样的事件集合(它们构成了我们自己)的了解更加私密和直接。关于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事情,我们知道的不仅是抽象的逻辑结构,而且也是这样的特征:是声音还是颜色,是红色还是绿色。在涉及物理世界时,我们是无法知道这些的。

上述学说有三个关键点。第一,数理物理学上的存在体,并不是世界的原料的一部分,而是由事件组成的结构,是方便数学家使用的单位。第二,我们(没有经过推理的)所知觉到的一切都属于我们的私自世界。在这方面,我同意伯克利(Berkeley)的观点。我们在视觉感受中知道的星空,位于我们内在。我们相信的外部星空是推理得出的。第三,尽管有一些因果线无处不在,但是,让我们可以意识到各种对象的因果线,就像沙漠中的河流一样,很容易渐渐损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无法在任何时候感知到所有一切的原因。

我不敢说上面的理论可以被证实。但我要说的是,像物理学中的理论一样,这个理论也不能被证伪;而且,很多让老派的理论家们感到困惑的问题,它都能给出答案。我认为,任何一个谨慎的人,对于任何一个理论,所能要求的也就只能这么多了。